

海上记忆

秦文君：外白渡桥的故事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记忆，是一个人的内心疆域。若要在其中漫步，需要依靠地标，才能时时确认自己的方位。对65岁的秦文君来说，她的地标，是外白渡桥。

3岁之前，几乎每一天，她都被抱着或者牵着从桥上走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最初的依恋，在此萌生。17岁之后，她离家千里，外白渡桥成为她怀念家乡时，一个具体的寄托。

在相隔两地的日子里，她若能回到上海，必定要看看这座桥。手抚桥钉，听江声滔滔，似乎在祝福故乡的家人安好，也似乎是从中汲取力量，来不断确认自己从哪里来，未来要到哪里去。

手抚桥钉，听江声滔滔，似乎在祝福故乡的家人安好，也似乎是从中汲取力量，来不断确认自己从哪里来，未来要到哪里去。有多少上海人，就有多少个与外白渡桥有关的故事。



▲秦文君
1954年出生，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史馆馆员。



▲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上的钢结构



▲外白渡桥位置示意图

资料照片

人的依恋

因为历史的机缘，南下干部父亲，和家住老城厢的母亲，在上海相识相恋，因为地势的机缘，起于北新泾的苏州河，和起于淀山湖的黄浦江，在外白渡桥下相交相会。像那个巨变的时代里，无数新生的事物一样，新婚的小两口，把家安在外白渡桥边的大名路上，诞生了新的小生命。

1954年，秦文君出生在父母位于大名路的房子里，满月之际，按照本地风俗，新生儿要被抱着“过桥”以求长大后平安勇敢。父亲就抱着孩子过了外白渡桥。

待秦文君满月后，母亲恢复上班。母亲工作单位所在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办事处总部在中山东一路的大古大楼，母亲所在的联合采购部在圆明园路。单位为解决女职工后顾之忧，设有哺乳班，可以托送婴儿。每天清早，母亲从大名路的家出发，抱着秦文君穿过外白渡桥去外滩上班。母亲雇来的小阿姨蹦蹦跳跳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婴儿用品。阿姨一路逗着婴儿，婴儿一笑，母亲也笑。外白渡桥属于笑声。

弟弟出生后，全家搬到南昌路一机部的宿舍住。此后每每经过外白渡桥，秦文君觉得，算是回到“故乡”。

母亲有一次带秦文君在桥下的小西餐厅吃西餐，这是秦文君第一次吃西餐。她记得手握刀叉的触感，也记住了这座桥和周边建筑所呈现的异域风情——和外婆家位于南市老城厢的建筑完全不同，展示着另一种文化的密码。

渐渐长大，无须再被大人抱在手里，秦文君自己从桥上走过，有时会在桥板上捡到一些东西。有时是一颗生锈的小铁钉，有时是一枚玻璃弹子，玻璃弹子上留着神秘印痕。她把它们拿在手里看了很久，将之与全钢结构桥身上的铆钉对比，这不是桥上掉下来的零件，但却像桥梁和她有默契，偷偷藏在这里，等着赠予她的小礼物。

就像一棵村口的老树，特意备下果实，等自己珍爱的孩子去发现。

故乡的影像

1971年，秦文君17岁了，即将随时代的安排，赴黑龙江上山下乡。离别之际，她告别亲友，也到外白渡桥和它告别。外白渡桥周边，已经没有她的家人居住，但外白渡桥本身，对她而言是一个朋友，代表了上海这座

城市的身影、气味、温度和一切。

此后直到1979年回到上海，漫长的8年里，秦文君每次从黑龙江回沪探亲，都会去外滩独自到外白渡桥走一走，或者在附近坐一会。探亲的时间多么短暂，但秦文君总不吝啬把时间留给这位旧知。“坐在那里，看着车来人往，觉得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里都有自己的位置，只有自己没有位置了。但是心里面的外白渡桥还在，总感觉它老，它懂。”

在那段岁月里，外白渡桥是否常常会打喷嚏？因为那些奋斗在外的上海知青，都很想它。

在梦里，桥身在晨雾中慢慢清晰，整个外滩建筑群展现眼前，江面上传来的阵阵汽笛声，过往电车上的“小辫子”颤颤巍巍，偶然闪烁火花，发出滋滋声音，还有无数车轮滚动的声响和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构成一种属于上海的声音。在黑龙江的冷夜里，在安徽、在江西、在云南、在贵州的某个角落，回响在许许多多知青思乡梦里。

桥的故事

差不多在秦文君出生100年前，1856年英商韦尔斯等组织苏州河桥梁建筑公司，在此建一座木桥，称为韦尔斯桥，来往行人车马过桥都要付过桥费。

1872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在桥西另建一木桥，长117米，宽12米，并将已陈旧的韦尔斯

桥收购拆去。因新桥位于外滩公园旁，故称公园桥；又因此处原为外摆渡处，亦称外摆渡桥。因过此桥已不再收过桥费，逐渐被大家称为外白渡桥。1907年，工部局将此桥改建为钢桁架桥，长104米，宽18米。下部是设有木桩基础的钢筋混凝土墩台。二孔，能通航，成为城市标志性构筑物。（《老上海名人名事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008年4月6日上午，百年老桥外白渡桥将接受为期一年的体检，驳船托起桥身，南跨桥体借黄浦江涨潮浮力，缓缓升起并在水面上转身，于12时05分正式出航，驶向“体检和疗养地”——上港集团民生分公司码头。当日外白渡桥附近的水面封锁了交通。附近的道路也加强了交通疏导，毗邻外白渡桥的浦东公园采取了限流措施，增设了围栏，但看台上挤满了热情的观众。外白渡桥北侧的上海大厦里，也有不少人探出头来，俯瞰大桥。2009年4月，修整好的外白渡桥归来时，又引发许多市民冒雨等候。

有多少上海人，就有多少个与外白渡桥有关的故事。

1899年，11岁的顾维钧考入上海英华书院。一次经过上海市区的外白渡桥，顾维钧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拉车上桥本来就很累，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愤怒地斥责他：Are you a gentleman?(你算不算个绅士?)暮年时，这位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外交官告诉子女：“当时我年岁大小，并不理解政治变革，但我能感到，有些事很不对劲，有些事应该

得到纠正。我从小就受到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十六岁的时候，我就决定今后要从事外交政治。”

在1932年和1937年两次战争中，从虹口、杨树浦汹涌而来的难民潮主要聚集于外白渡桥，希望由此进入公共租界避难。日军占领上海后，外白渡桥北岸由日军把守，南岸则是公共租界的属地。人们往来于虹口与公共租界之间，都必须提供通行证，并接受搜身，还须向日本士兵鞠躬，许多上海人往来桥上，都曾遭受日军的耳光和拳脚侮辱，这也成为一代上海人的耻辱记忆。

70年前的5月25日上午8时许，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部队打到苏州河边，却都在桥边受阻于敌军强大的火力封锁，最先到达外滩外白渡桥的是27军79师235团1营。打头阵的战士尚未冲到桥中央，就全部牺牲。鲜血染红了苏州河。

当曾在部队服役的父母，抱着诞生于和平年代的秦文君走过外白渡桥时，是否想起过牺牲的战友？当少女秦文君一次次流连在外白渡桥上时，是否也感受到了城市历史中先辈走过的足音？

而一代代人来来往往，桥始终在那里。每一个清晨，迎接游客，迎接上班族，迎接婚纱照的新人，也迎接某个被父母珍爱抱在怀里的满月孩子，郑重走过这座桥。这是它欢迎一个新生市民的方式。而小孩睁开眼睛，记住了跃入视线的第一个鲜明的城市地标。

年中大促销 错过就后悔
文山三七低至122元/斤!
免费超细打粉,现场挑!

特别好礼:前10名到店订购
再送黄芪片50克,搭配作用更好!

“三七之乡”直供,精挑细选,真正好三七!

《本草纲目拾遗》中视“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味同而功亦等”。云南文山是我国三七的主要产地之一,这是文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文山为肥沃黄土壤,微量元素含量高,文山三七种植历史不少于400年,文山享有“三七之乡”之称号。

★真假三七粉难辨,现场买现场打粉,免费!省心!
买三七,不能图方便,建议消费者到现场买实实在在的三七头,自己看着现场打粉才放心。

本公司与云南文山三七种植合作社合作,大批量采购,精心筛选,省去了诸多中间环节,薄利多销,每斤低至122元。用手指蘸三七粉放于舌尖,苦后回甜,总结五个字:“到口不到喉”,真正货真价实!

买文山三七到南京西路555号二楼,很放心!
理由1:品质可靠,源自文山自治州三七种植合作社;
理由2:一手货源,价格合适,没有多余的3、4级中间代理商;
理由3:所有在售三七规格均为春三七,千度高,损耗少;
理由4:现场买,现场打粉,超大超细专业打粉机,更放心。

品级	活动价	买赠优惠
200头+	122元/斤	不限购
120-130头	298元/斤	买2斤送半斤同品
65-70头	328元/斤	
35-40头	558元/斤	
标准18头	728元/斤	

活动地址:南京西路555号二楼 212-213
地址:徐汇区桂林路402号诚达创意园一楼(退休俱乐部健康生活馆)
订购热线:021-80261688(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和姐妹们握手告别

深夜12点,王泉媛被一阵砸门声和土匪的吵骂声惊醒,女俘们也都醒了,她们迅速围成一团,警惕而惊恐地注视着不断闯入的敌人。

女俘们被逼在一个墙角。屋里的灯亮了,王泉媛看到三营长领着足有几十个人挤了进来。三营长传马进昌旨意,当众宣布不但要纳王泉媛为妾,还要举行宗教仪式……吴富莲、何福祥等人都为王泉媛捏了把汗。王泉媛恨得直咬牙,可有一个什么万全之策呢?三营长及马进昌的参谋长再三催促:“王团长,走吧,别让马团长等着急了!”王泉媛还是那句话:“不,我决不去!”“不去可不行,你看门外有门板,你也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不去,团长说了,就打死你!”马进昌的参谋长恶狠狠地说道。

“打死也不去!”
参谋长又说:“王团长还年轻,打死多可惜,嫁我们马团长那可是穿金戴银,要什么有什么,再给他生个儿子……”
“呸!让你老婆去给他生儿子吧!”王泉媛将一口痰吐在了参谋长脸上。三营长挥挥手喊“打”,被三营长拦住。参谋长树皮一样的脸上堆满了笑容:“王团长,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说呢,你还是跟着参谋长走吧,要不了半死,抬也是要走的,何苦呢?”“不,打死我好了。”“唉,哪能打死你呢?那只不过是参谋长气头上的话,你说对吧?”三营长使劲抽了抽马进昌的参谋长。参谋长呼啦啦呀了半天,又说:“是我的错,火气太大,您王团长多原谅。”
三营长抓住时机,赶紧说:“王团长,参谋长也认了错,也赔礼了,这回您该动身了吧?”



西路军女红军团长 王泉媛

王霞著

“不,这绝不可能!”王泉媛知道,一旦去了,一切都会由敌人说了算。真到那时,她纵然是一只铜头铁臂的猛虎,也架不住一群恶狼!

如此反复的拉锯战一直进行到凌晨4点钟。
王泉媛被逼上了绝路,想死不能,只有嫁给马进昌。
王泉媛在心里呼喊着陈刚,撕心裂肺地呼喊着——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带军队来救我?你知道我在马匪牢中受苦吗?难道你忘了遵义那天晚上你的诺言吗?
如果马匪们不在,如果身边只有吴富莲,她会失声痛哭,哭诉心中的仇恨和怨愤,哭诉命运的不公和冷酷……可此时,她不能,她只有在心里哭给自己听,哭给自己看。她甚至没有哭的权利。她同样需要帮助,需要关怀,需要鼓励。可是她更有责任去帮助,去关怀,去鼓励那些曾经是她部下的同志们。

怎么办?
仿佛站在悬崖边上,仿佛被逼上了高山之巅,没有回去的路,只有往前走——万丈深渊在等待她。万丈深渊也许正是黄泉之路,也许侥幸能逃脱魔掌……

王泉媛决定跳下这万丈深渊。
“好吧,去可以,但要答应我几个条件。”她说。
三营长,马进昌的参谋长喜形于色。三营长:“只要王团长答应去,一切都好办。来个人!”“慢!”王泉媛制止道,“不!不答应我几个条件,你们只好抬我的尸体走。”三营长:“唉,去了再说,团长都会答应的。”王泉媛:“你不是他,我要让他亲口答应!”三营长和马进昌的参谋长一合计,立马派人回去禀报。一刻,马进昌端着一副胜利者的架势走了进来,“有什么话说吧?”王泉媛:“我有几个要求,答应了我跟你去,不答应我决不去。”“你说吧,什么要求?”“第一,吴富莲要跟我一起去。”“吴富莲?”马进昌觉得可笑,“你看着她已经病成这样,她怎么能跟你去呢?”“不,她一定要跟我去!”“不可能!我们要把她送进医院,医院里有药,有大夫……”“不!她一定要跟着我!”“她……她都快死了!”“你送她进医院就是送她去死。我每天给她喝点米汤,她会好起来的,送她进医院就没有人管她了!不答应带她,我就不走!”马进昌想了想,让步了:“那好吧,我答应你。”“第二,李开芬跟我走。”

“嗨!李开芬也是要嫁人的,人家要过自己日子的!”
“不行,不带我我就不走!”“干嘛这么死心眼,你嫁了我,那李开芬也要嫁军官做太太的!”
“不,我一定要带上她,否则不去!”王泉媛决定带李开芬走,是出于尽早逃出马匪魔掌的考虑。李开芬有文化,办法点子多一些,将来逃跑的路上会帮她克服很多困难。事实证明,李开芬在被单独关押时即想办法逃出了魔掌,投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的怀抱之中。
见王泉媛死不松口,马进昌只好答应下来。“还有吗?”马进昌有些不耐烦。一是天快亮了,他有些疲困倦,再就是,他觉得自己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女人说了算。
“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宗教自由,你信你的教,我信我的教;我不入你的教,你也别干涉我的教。”马进昌还想说什么,见王泉媛梗着脖子不让步的意思,
马进昌挥了挥手:“好吧,这第三个条件我也答应你。”王泉媛愣了一下,也就是说,她必须跟马进昌走了;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她步入漫长的从崖顶到渊底的万丈深渊的行程,或死或逃去都是这渊底的结果。会是什么在等待她?不知道。
“好吧,三个条件你都答应了,我只好跟你走,就用外面那扇门板抬上吴富莲,你们去把李开芬接回来,咱们一起走!”马进昌说:“会的会的,咱们前头走,她们后面就到,唉,我都答应你了,难道还会反悔吗?走吧!”王泉媛和姐妹们握手告别,互道珍重。前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马匪见大功已成,陆续撤到监房外面,王泉媛深情地望着患难与共的战友们,这也许是她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这也许是她们今生永世的最后一面……
(十六)